

# 日本诗话中的陶渊明论

罗春兰, 穆松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江西南昌 330031)

**摘要:** 陶渊明在日本汉诗的创作中影响甚大,也是日本汉诗论中的重要关注对象,这充分体现于日本诗话之中。日本诗话对陶渊明的评论涉及诗歌创作及生活方式的选择两个层面,对其“平淡”诗风及其诗史地位有了清晰的确认,对其在日本汉诗创作中的影响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日本诗论界对陶渊明的批评以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之“傲吏说”为代表,对其诗艺也不无誉议。既承继中国诗论中之陶渊明论,又兼有异见,体现了他们在诗歌批评方面极强的自主意识及接受异质文化时一贯的自主性。

**关键词:** 陶渊明; 日本诗话; 诗歌批评; 接受

**中图分类号:** I313.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5)05-0133-05

据已经出版的日本诗话丛书包括日本池田四郎编1919年东京文会堂书店刊行的《日本诗话丛书》、韩国赵钟业编太学社1992年出版的《日本诗话丛编》、蔡镇楚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域外诗话珍本丛书》、马歌东编选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日本诗话二十种》计,日本诗话在数量上共有60余部,加之日本文献著录但未刊行的30余部,总计有100余部,相当可观。

日本诗话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中国诗歌诗人和日本汉诗及汉诗作者。由于日本诗话具有诗格化及“教科书”、写作指南的性质,对于格律诗形成之前的古诗涉及并不太多;因此,虽然陶渊明在日本汉诗的创作中影响甚大,但在诗话中涉及陶渊明的只有10余部。其中,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和广濑建的《淡窗诗话》将陶渊明作为关注的焦点,所论最为深入。

日本诗话论及陶渊明,所涉议题甚广,或可要而论之。

## 一 与中国趋于一致的日本陶诗论

### (一) 陶渊明文学史定位

日本诗话多承继中国诗论中对陶渊明之定论,

认定其为隐逸诗、田园诗之成就古今独步。林义卿《诸体诗则》卷下“陶潜为隐逸诗人之宗”条载,胡东越云“子美之不甚喜陶诗,而恨其枯槁也,子瞻剧喜陶诗而以曹刘李杜俱莫及之也。二人者之所言,皆过也。善哉,钟氏之品。元亮也,千古隐逸诗人之宗也,而其以源出于应璩,则非也。”<sup>[1]</sup>(卷9, P321)一方面,引用胡应麟之语,以杜甫因陶诗“枯槁”而“恨”以及苏轼因喜陶诗而以为“曹刘李杜俱莫及之”的态度均为失度;另一方面,又以对钟嵘《诗品》之陶评作出评价,肯定其隐逸诗人之宗的文学史定位,但对其诗之源出于应璩之论提出异见,显示其在接受中国诗论的同时,也有主见性。

广濑建《淡窗诗话》云“写田园之趣始于陶。汉魏之诗,其所述大抵唯有富贵声色之乐,生死离别之感。陆机《文赋》亦云‘诗缘情而绮靡’,乃非难此也。至晋人虽稍加玄远之旨,毕竟未脱绮靡。至渊明始写田园闲适之景,上轶汉魏而继《豳风》《小雅》诸篇,下为唐宋之人粉本,是亦陶诗所以古今独步也。”<sup>[2]</sup>(册7, P524)肯定陶渊明于田园诗之开启之功,这也是陶渊明最为杰出之处。

林义卿《诸体诗则》卷下“陶谢唐之滥觞”条云:“仲默称曹刘阮陆而不取陶谢。陶、阮之变而淡也,

收稿日期:2015-07-30

基金项目: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项目(学振交第1-154号)。

作者简介:罗春兰(1965-),女,江西九江人,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穆松(1991-),女,安徽亳州人,2014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唐古之滥觞也,谢、陆之增而华也,唐律之先兆也”<sup>[1](卷9,P267)</sup>,不认同何景明对陶渊明的批评,而称陶渊明为唐代古诗之滥觞。

贝原笃信《初学诗法》之《论诗人第九》引《沧浪诗话》之评“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sup>[2](册1,P170)</sup>,认为晋代诗人可称者唯有陶渊明、阮籍及左思。

可见日本诗论中,对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与中国文学史的评价坐标趋于一致。

## (二) 对陶渊明诗歌艺术的探讨

首先,日本诗话对于陶诗之佳处给予了肯定,尤以广濑建为代表,他非常推崇陶渊明,在其《淡窗诗话》中用了大量篇幅给予讨论,涉及多个方面。

在广濑建看来,诗之妙处在于篇法,而陶诗看似平淡却精心于布局谋篇。《淡窗诗话》卷上云“汉魏之诗,皆妙于篇法,不可摘其字句论之也。但其篇法出之于自然,非以人力造作而成。六朝以来,始有佳句,于是有篇法句法之说。毕竟一篇之妙处,论之者难矣哉。今强举其一二。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虽称古今佳句,实则仅此十字并无何奇妙之处,其前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之设为问答叙其身于尘中心游尘外,是虚写也。‘采菊’以下六句写一时之景以实前言,是实写也。若以‘采菊’二句置于诗之初始处,后半用虚写,则人皆能之者也。唯其以虚起,以实结,‘采菊’二句在中间转换处,甚妙也……前后虚写平生,中间实写一时之景,篇法之妙,隽永堪味。若专用虚写,又专用实写,或前半实写,后半虚写,则如何?有如此之味否?”指出陶诗妙处在于篇法,而不在于诗中的某个佳句,并举《饮酒》诗例,说明其妙处在于整体布局。广濑建还指出,陶诗之妙在于趣新“陶诗之妙在于,其辞虽古,其趣则新。……其体愈古,其趣愈新。是陶诗妙处之一者也。”<sup>[2](册7,P533-534)</sup>

在日本诗论家看来,陶诗虽佳,但陶诗之妙却不可学。安积觉《老圃诗腴》云“陶韦柳妙处,已经古人多少品藻,今若拈起,则何异优孟衣冠,故特举明人效韦者以见其流风遗韵。杨基有《雨中效韦体寄友》四首,皆清丽壮雅。其一《寄僧道衍》曰‘丛林翳重冈,迢递僧居独。凭轩一怅望,春雨靡芜绿。泉香花落涧,窗暝松围屋。忆尔讽经余,袈裟坐深竹。’韦诗妙在工拙之外,杨则姿态横出,针线可觅而不失其萧散闲淡之趣,可谓善学柳下惠者矣。余非左袒于韦者,陶如寒山子诗,非可学而能者。韦集

中,亦有过于其真率不可为法者。柳之妙处,世当有自知之者。”<sup>[2](册5,P363)</sup>广濑建《淡窗诗话》也说“陶、王、孟、韦、柳五家,吾爱其诗,讽咏之颇熟,然师法其诗,非学之也。凡古今之人不相及且人各有天分,不可勉强模仿古人”<sup>[2](册5,P533)</sup>,因为各人天资不一。

他们还认为,陶诗“平淡”非易学。贝原笃信《初学诗法》之《诗学纲领第一》引杨时《龟山集》云“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陶渊明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诗,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私意去尽,然后可以应世。”<sup>[2](册1,P170)</sup>又引朱子之语“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某后生见人做得诗好,锐意要学。遂将渊明诗平侧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后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诗之法。”<sup>[2](册1,P230)</sup>认为陶诗冲淡深粹,出于自然不可及,学之往往相去甚远。

广濑建在《淡窗诗话》中对陶诗与王维、孟浩然、韦庄、柳永“五家之妙处长短”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比较。

陶王之比“王摩诘诗学陶者也。其佳句多敷衍陶语,如孟子之述《论语》义,庄子之述《道德经》,其句予在随笔中已举一二,故此不赘。”<sup>[3](P804)</sup>

陶孟之比“孟长于五言,不长于七言,不如王诸体具足,其风神近渊明,但可云具体而微乎?”“孟以五律古诗为律体者,多如‘挂席几千里’,‘挂席东南望’两篇,人皆以此为古诗,非也。以古调作律体,乃孟独得之妙处,若为古诗则近律体,失于古;为律则有古色可赏,其他诗皆带古意,是孟所以逊于陶而与王相近也。”<sup>[3](P805)</sup>

陶柳之比“陶、柳并称,宜自东坡始。是取其平淡清远之中,有风骨峻峭之处而称之者也。”<sup>[3](P806)</sup>

陶韦之比“韦苏州诗亦本于陶,最长于五古,专学《文选》者,有六朝遗音,其近体乃大历之调,变盛唐而为中唐者也。”<sup>[3](P805)</sup>“陶、韦相似之处在其冲淡闲远之趣,言其分别,则陶清、韦和;陶淡、韦浓;譬之德行,陶似伯夷,韦似柳下惠。”<sup>[3](P806)</sup>

广濑建指出,王维、孟浩然、韦庄之诗均源于陶渊明,而王维、孟浩然之古诗无从与陶渊明相匹,苏轼之诗于平淡清远一面取自陶渊明,韦庄与陶渊明有相似处,又有清、和及浓、淡之别。此类论说,品鉴各家诗之味道,细致入微,可谓深悟陶诗之精髓。

## (三) 陶诗对日本汉诗的影响

陶诗对日本汉诗的影响在中国诗论中基本上不

曾涉及,而在日本诗话中则广泛涉及。由日本诗话可知,日本汉诗人往往以陶诗为诗之模范。江邨绶《日本诗史》卷4载雨霖芳洲语“吾案上所置诗集,以陶渊明为首,李杜为第二,韩白东坡为第三。与徂徠论诗,诚冰炭矣。”<sup>[2](册5,P513)</sup>江邨绶完全不认同徂徠对陶渊明的批评,在他心目中,早已把陶诗奉为第一,胜于李杜,是故,陶集也成为他案头之书,可时时习之。广濑建《淡窗诗话》云“予于古贤之作,无所不爱,而其所最喜者七,曰陶也,王也,杜也,韦、柳也,苏、陆也”,“尝有以陶为祖,以王、孟、韦、柳为宗,一祖四宗之言,是品评其流派之传来,非言我诗之祖宗,闻者不可误解”<sup>[3](P806)</sup>,强调自己最喜欢的7个诗人中,陶渊明为第一;友野瓊撰《锦天山房诗话》“风尾孝肇”条云“晚年退安养老,性恬淡简易,其于古人,文爱归震川,诗爱陶柳”<sup>[2](册4,P494-495)</sup>,于诗也是最推崇陶渊明与柳宗元;林义卿《诸体诗则》卷上云“徂徠先生亦大家也,最长歌行,……而陶潜枯句、西汉质句、建安雅句,间人之近体绝句中却见妙”<sup>[1](卷9,P174)</sup>,认为荻生徂徠之所以能成为“大家”,是因为其歌行能取众家之长,其中得于陶者乃陶诗之“枯”。

对于陶渊明的推崇,更表现为视陶诗为学古诗之宗、诗之根本准则。梅室洞云在《诗律初学钞·自序》中曰“诗学必一人,风学古风,体得陶渊明”<sup>[2](册1,P119)</sup>,更自认诗体只学一人,就是陶渊明的古诗;贝原笃信《初学诗法》之《诗学纲领第一》引朱熹的《与巩仲至书》云“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说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着律诗下及今日自为一等。……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篇,而附于三百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sup>[2](册1,P168)</sup>其推崇陶渊明若此。

## 二 日本诗话推崇陶渊明溯由

### (一) 中国诗话、诗论的影响

中国诗话在日本流传甚广,如《诗人玉屑》几乎人手一册。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大量引述了中国诗话的内容,如皎然的《诗式》、王昌龄的《诗格》。仅从收录了64部的《日本诗话丛书》中选取20种所作的统计,其引用的中国诗话就有100多种<sup>[4](P214)</sup>。日本诗话在许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诗话的古典诗学传统,以其中的陶论而言,不少诗话深受中国诗论的影响,甚至大量引用中国诗论,如贝

原笃信的《初学诗法》等。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在日本文学史上,最早以“诗话”名书的著作是虎关师炼所撰写的《济北诗话》,它采用的是中国诗话的体制,评论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韦应物以及宋代的林逋、王安石、杨万里等人的诗歌。这部日本诗话的鼻祖一开始就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陶渊明,不过,虎关师炼除了认同中国诗论中的陶渊明论,也有自己的见解。

### (二) “平淡”是日本汉诗的基本审美标准

“诗贵平淡”是日本汉诗的基本审美标准。对于诗歌“平淡”这一基本特点,在日本诗话中涉及不少。

首先,日本诗话中的部分作品阐述了“诗贵平淡”的原因,如津阪孝绰在《夜航诗话》载“凡诸学技艺者,正熟而奇出,常极而生变,盖不期然而然耳……艺文之业,尤宜守其正也。山谷云: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东坡云:凡人文字者,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此艺苑要诀,药石于时弊。学者才习操觚,未知常法,辄用奇法,未知正路,辄走邪路。务安僻字,肆骛险语,使人难诵而难解,亦将何用哉?”<sup>[1](卷3,P11-12)</sup>他认为,诗人中有专门喜欢使用奇字险语来炫耀自己的才学的人,其诗旨晦涩难解,实在是写作之大病。因此,只有用寻常之言、平和之语才是诗人们所应遵循的金科玉律。皆川愿在《淇园诗话》中从另外的角度探讨了“诗贵平淡”的原因“诗家用字贵平常而不贵奇僻,押韵贵平易而不贵艰险,使其事贵用熟,故而不贵出新意。此三者何以然乎?亦不欲以象累及精神。”<sup>[1](卷5,P7-8)</sup>为了保证诗歌主旨的清新健康,应当使用平常词汇、平易的诗韵和熟知的典故。他将诗歌的用字、押韵、使事比喻为诗歌外在的肌肤,认为只有外在的肌肤健康正常,内在的气血也就是诗歌的精神才能旺盛流畅。

其次,日本诗话中不少作品对“平淡”的内蕴有着深入的探讨与理解。大窪行《诗圣堂诗话》指出:“平淡,诗之上乘也,然平淡不经奇险中来,则徒是村姬絮谈耳,全无力气焉,故学诗先觅奇险而后温雅,而后平淡。诗到平淡而诗之能事毕矣。”<sup>[1](卷3,P17)</sup>平淡并非低层次的浅陋,而是历经奇险之锤炼之后才获得,历经“五色绚烂”之后的平淡“气象峥嵘”,方可为上乘之诗。

最后,日本诗论对于新奇与平淡的关系也有深刻的认知。长野确《松阴快谈》云“诗贵新奇,非诡怪隐僻之谓也。眼前景物、平常情事,而人未经道

者,我能道破之,又务使词理燎燃,不烦思绎,用称作手。若舍现在,常近而必求之千里外,探之古塚秘笈之中,造语诡怪,不解为何等语,博则博矣,其去诗也远矣。”<sup>[1](卷4,P73-74)</sup>主张诗贵在新奇独特,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从千里之外或远古秘籍之中寻找奇境,认为这样虽“博”,而与诗之本真却相去甚远。“诗文之新奇在意不在字也”<sup>[1](卷4,P86)</sup>,对于真正的写诗“才人”,即使用“黄金紫气、白雪阳春”这样的陈词滥调,依然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从而具有“崭新之妙”。因此,他推崇的新奇是从平淡中得来的新奇。尽管新奇与平淡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但他却将两者关联起来,认为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并无沟壑,一味追求任何一面均有失允当。

既然日本诗论以“平淡”为评诗论句的衡量标准,那么那些刻意追求造险出新的诗作当然成为批评的对象,日本诗话对这类现象的批评甚多。菊池桐孙在《五山堂诗话》中也对日本当时的诗人常常捏造生字新词入诗、以出语新奇求得眩人耳目效果之举颇有微辞“诗虽嫌陈腐,亦无妄自捏造字面之理。韩文杜诗,无一字没来历,古人郑重乃如此。后生妄以己意,种种制作,所谓愚而好用者。偶有人问来处,亦自知其非,乃诡曰出某集。吾谁欺,欺天乎?……东坡与鲁直书云‘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余谓诗亦然,作者能知怪奇于不得已,则始可与言已。”<sup>[2](册2,P449-450)</sup>东聚在《锄雨亭随笔》中谈到了日本汉诗创作的现实情况“松南曰读书有三患,患务博而无要者一患也、着眼于字句遗大者一患也、弃正义而求新奇者一患也……余观近世学者免此三患者殆希。”<sup>[2](册5,P212)</sup>诗人写诗刻意求新求奇的现象非常普遍,反而失去“平淡是真”的真义。

“诗贵平淡”作为日本诗话中探讨的诗歌审美标准之一,有的着重于诗的内在情感意蕴方面,有的则重在诗的外在遣词造句方面。总而言之,大家都认为平淡真切的诗才是值得经久回味的珍品,这一标准也构成了日本汉诗人接受以“平淡”为主要特色的陶诗的审美期待视野。

### (三) 日本人的闲适文学观是其接受陶诗的心理基石

萧统是最早发现陶作之美的接受者,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而他对《闲情赋》却多加指斥“白璧微瑕,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对之作出全盘否定,因之与中国传统的诗教相违。然而,日本文论对此赋的看法却

与之大相径庭。田能村孝宪《竹田庄诗话》云“渊明老人铁石心肠,出以淡语冷句,举世俱知。而不知其人太至情也。古人谓忠孝节义自情字内得来,盖集中所载《闲情赋》及《日暮天无云》一篇,风情流变,绝无俗儒寒酸习气矣。昭明不会此文,妄论白璧微瑕。”<sup>[2](册6,P494)</sup>这一对《闲情赋》的评价,可见出在对待男女恋情上日本文学观与中国传统政教文学观的差异。日本文学观中不排斥男女恋情,于其对陶赋的评论可见一斑。

## 三 日本诗话对陶渊明的批评

### (一) 对陶渊明诗歌艺术的批评

虽然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流诗人,但日本诗话在承继中国诗论的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批评,这其中以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最为激烈。日本诗话对陶渊明的批评焦点在于:

#### 1. 陶诗“调弱格偏”

林义卿《诸体诗则》卷下“陶孟韦柳之古诗调弱格偏”条云“曹刘阮陆之为古诗也,其源远流长、其调高其格正,陶孟韦柳之为古诗也,其源浅其流狭其调弱其格偏。”<sup>[1](卷9,P267)</sup>

#### 2. 不足与言诗

芥川焕《丹丘诗话》卷下云“古诗之美,其唯陈思乎。含王(粲)吐刘(桢),无以尚焉。若夫宋人沾沾元亮,则亦不足与言诗矣。”<sup>[1](卷1,P315)</sup>在芥川焕所推崇的五古诗人中,有曹子建、潘岳、陆机、颜延年、谢灵运,不曾提及陶渊明。

#### 3. 陶诗气力未可与高岑相媲美

《锄雨亭随笔》卷上云:“……是(杜甫、高适、岑参)诗皆雄浑悲壮,足以凌跨百代。按:陶渊明诗:‘濛濛百尺楼,分明望四荒。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自余观诸公(杜甫、高适、岑参)诗,不出其范围中,但气力过之耳。”<sup>[2](册5,P46)</sup>东梦亭虽然“千岁之下,仰止高风”<sup>[2](册5,P5)</sup>,依然认为以雄浑悲壮论,陶诗犹有不足。

#### 4. 陶诗“精粗相半”

广濑建《淡窗诗话》云“陶诗今存不多,观其集,精粗相半。世人唯赞叹其诗之高妙,不能分其精粗。此唯吠于虚而不知其实也。陶诗佳篇皆可见其用心锤炼者,其粗作皆无用意也,比古今无别。俗人以为渊明非用于诗者,惟信口言之自然佳妙,是不知诗之至也。”<sup>[3](P806)</sup>

#### 5. 陶诗未“尽善尽美”

虎关师炼《济北诗话》云“或问‘陶渊明为诗人

之宗,实诸?’曰‘尔’。‘尽善尽美乎?’曰‘未也’。‘其事若何?’曰‘诗格万端,陶氏只长冲澹而已,岂尽美哉?’盖文辞,施于野旅穷寒者易,敷于官阁富盛者难。元亮者衰晋之介士也。故其诗,清淡朴质,只为长一格也,不可言全才矣。”

总之,在日本诗话中,陶渊明并非超一流诗人,且非个论。

## (二) 对陶渊明的生活方式——选择归隐的批评

陶渊明非“全才”“大贤”,这是对陶渊明辞官归隐的批判。虎关师炼说“元亮之行,吾犹有议焉。为彭泽令,才数十日而去,是为傲吏。岂大贤之举乎?何也?东晋之末,朝政颠覆,况僻县乎?其官吏可测矣。元亮宁不先识哉?不受印已,受则令彭泽民见仁风于已绝,闻德教于久亡。岂不伟乎哉?夫一县清而一郡学焉,一郡学而一国易教焉,何知天下四海不渐于化乎?不思此,而挟其傲狭,区区较人品之崇庠,竞年齿之多寡,俄尔而去。其胸怀可见矣。后世闻道者鲜矣,却以俄去为元亮之高,不充一莞矣……潜之衰也,为政者易矣。盖渴人易为饮也。我恐元亮善于斯,自一彭泽推而上于朝者,宁有卯金之篡乎?夫守洁于身者易矣,行和于邦者难矣。潜也可谓介洁冲朴之士,非大贤矣。其诗如其人,先辈之称潜也,于行贵介,于诗贵淡。后学不委,随语而转以为全才也。”<sup>[2] (册1, P4)</sup>

虎关师炼这段话对于陶渊明的人品作了自己的评价。他认为,在面临“守洁于身”和“行和于邦”二难选择时,作为一个受儒家思想浸染的文人,应该更有社会担当,而陶渊明却选择了“守洁于身”,这是对社会的一种逃避,这种人生态度影响了虎关师炼对陶诗的评价,是故,其诗虽“清淡朴质”,但也只是“只为长一格”,且于“施于野旅穷寒”和“敷于官阁富盛”二者中选择了较为容易的前者,称不上是全才。

对于陶渊明弃官归隐,虎关师炼更是全面否定,甚至指责陶渊明为“傲吏”,认为他胸怀狭窄。弃官归隐之行,没有履行作为一个官吏应尽的义务,是对国家民众责任的逃避,非但不值得称许,还应该予以批判。

像王维在《与王居士书》中对陶渊明归隐“忘大守小,终身抱残”这样的非难,在中国诗论尤其是宋代诗论中几乎没有。可见,《济北诗话》并未被当时中国宋代的诗歌批评风尚所左右,其所呈现的是虎关师炼在诗歌批评方面有着极强的自主性。

## (三) 日本诗话对陶渊明严厉批评的深层原因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最早传入日本的是《文选》《白居易集》。陶诗七题八首为《文选》所录,所以也是随着《文选》的广泛传播而为日本人所熟悉及喜爱,并给予日本汉诗以独特营养,日本汉诗受陶渊明影响甚深。而虎关师炼批评陶渊明之诗非“尽善尽美”,“不可言全才”,责备陶渊明之行“是为傲吏,岂大贤之举乎”。在我们看来,其论陶诗求全责备,已失之偏颇;论陶行“是为傲吏”“非大贤矣”,更是偏激。好在虎关师炼此说不仅在日本只是偶见的一例,即使在虎关师炼品评中国古代诗人及作品的时见精妙的《济北诗话》中,也只是一个特例。

虎关师炼之论,究其深层的社会机理,大概是因为日本人的国家中心主义。日本儒教的显著特点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对天皇是绝对尊敬的,日本人高庙堂之高,远江湖之远。在他们的心目中,也是以集体为本位的。而陶渊明归隐注重的是自我内心的感受,在他们看来未免太任性了,是与日本人的国家观念相违背的。也就是说,因为民族性格、文化底蕴等方面的诸多差异,日本汉学者、汉诗人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体悟与中国人相比,有时不免有一点儿“隔”。

## 四 结语

梳理这些陶渊明论就会发现,日本诗话承继中国诗论中之陶渊明论,但兼有异见,甚至呈现出迥异于中国诗话的倾向,体现了日本人在诗歌批评方面极强的自主意识和接受异质文化时一贯的自主性。

日本诗话虽然与中国诗话关系密切,但毕竟不是中国诗话,它反映的是日本人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眼中的陶渊明。如果仅仅将日本诗话局限在汉文学的范围内,或与中国诗论、诗话的关系范围内来考虑,则有些问题是解释不了的。只有将日本诗话置于日本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这个大背景之中,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加以解读。

## 参考文献:

- [1] 池田四郎. 日本诗话丛书[M]. 东京: 东京文会堂书店, 1919.
- [2] 蔡镇楚. 域外诗话珍本丛书[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 [3] 曹顺庆. 东方文论选[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 [4] 孙立. 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英译下转第154页)

## From Philosophy to Education: Martin Buber's Dialogue Theory

CHEN Ai - hua

(Marxism Institute, Sun Yat - 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How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 How is man's survival status? Modern philosopher Martin Buber proposes that: to man the world is twofold, in accordance with his twofold attitude.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I - It” and “I - You”. “I - It” is monologue relation, and “I - You” is dialogue relation. Modern is the time which loses dialogue. Buber raises his hope on education. Education is not to teach them what is and must be, but how to meet with “You” and dialogue with “You”.

**Key words:** Martin Buber; “I - It”; “I - You”; dialogue; character education

(责任编辑 书华)

(上接第 137 页)

## Comment on Tao Yuanming in the Japanese Poetical Talks

LUO Chun - lan, MU S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Tao Yuanming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Japanese Chinese poetry creation and an important focus in Japanese Chinese poetry theory, which fully embodies in the Japanese poetical talks. The comment on Tao Yuanming in the Japanese poetical talks involves two aspects of poetry creation and lifestyle choice. The Japanese poetical talks has a clear confirmation about the “plain” style and the poetic history status, it also gives high evaluation on the impact of Japanese Chinese poetry creation. The comment on Tao Yuanming in Japan's poetics is represented by Toraseki Ishiren's “Arrogant official” in the *Jibei Poetry Talks*; the poetic art is not without assailable comments. Both inheritance of Chinese poetics theory of Tao Yuanming and dissent views reflect their strong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in terms of poetry criticism and acceptance of different cultures with consistent autonomy.

**Key words:** Tao Yuanming; Japanese poetical talks; poetry criticism; reception

(责任编辑 胡海金)